

書評論壇
評論

苗漢之間：道不同？自相為謀

蔣馥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

研究道教與少數民族宗教互動之不易，在於所涉複雜多端。首先是龐雜的知識基礎，研究者需要精熟更多更廣的複合領域，掌握道教各方知識，並熟悉離我們日常想像很有距離的其他人群；更有甚者，當如何巧妙地將兩條（以上）複雜又強勢的主線，置於適合的交點，開啟討論。

康豹教授《苗可道非常道：近代湘西的宗教、種族與性別》*Religion, Ethnicity, and Gender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the Modern Era*一書，以了解道教與地方宗教傳統的複雜關係出發，從容發揮一貫擅長的資料爬梳、判讀功力，佐以密集多點的田野調查，並有堅定的設問貫徹行文，為後續的嘗試者提供了很好的示範。本文僅就作者書寫脈絡中與道教有關係的一小部分，稍作增衍呼應。

從雜糅到「跨雜糅性」（trans-hybridity）

「神秘的湘西」在地理、政治及文化上長期處在微妙的邊疆地位。作為一個沒有生硬、強制的地理界域劃分，並且千年來與華夏的互動頻密卻沒有「攀附」（謝曉輝 2020：72），被視為非常適合考察傳統時期邊疆、華夏邊緣的研究點。湘西地區雖然長久接受漢統治進入、吸收漢人文化，苗文化本身一直也並非弱勢，這個悠長的碰撞過程於是既不單向也不刻板。本書不論從歷史、地理、族群及多重宗教儀式任一路徑出發，彼此始終緊密交織，讀者切記對逐步接收的訊息，隨時檢視其分類脈絡，方不致顧此失彼。

為什麼能把湘西一境的複雜，認作是超越了族群、宗教等的雜糅，進一步描述為「跨雜糅性」？這在於作者認為除了可以表現宗教諸元素——如神明、儀式、典籍的傳布等——也必須保持關照地方信仰的持續演變；既有研究手段上，又強調性別與民族性在此的重要，構成元素紛呈的特殊合成。

書中將儀式專家們分為四大類：1. 主行喪葬法事、使用文言文，與一般所見差不多的「道士」；2. 其儀式來自道教，但使用西南官話（方言）且較白話的「客老師（巴代扎）」；3. 受道教影響少，以苗語、口傳並著苗服的「苗老師（巴代雄）」，以及4. 說苗語、女性為主的當地靈媒「仙娘」（男性則稱「仙師」）。從使用文字與否、語言官俚來看，就如拉出了一個細密的光譜；然其中的儀式專家們不單循一個傳統，所以並不能認作繁簡、精粗的線性兩端，而要轉從如何是滿足所有地方儀式信仰與需求。將各元素分置光譜的兩端：經典、語言方言、文字與否及服裝等，亦可以辨識出有意義的妥適排列，呈現一段有趣的故事。如道教靈驗記常出現的試煉母題，也是當地人耳熟能詳的太上老君幻化為邋邋乞丐進行渡河試驗，使懶散傲慢、猶豫不決的，與善心老實的弟子後來分別成為從苦勞到輕鬆、文字到口語、道教到苗法各程度的儀式專家（主要對應上述道士、客老師、苗老師；有些可以把苗老師換成仙娘），這是一個端整的對應。

儀式實踐一再提醒讀者跳開光譜式想像，重要原因是儀式專家往往身負多職。一個道士可能同時也是客老師或苗老師，還有可能他居然三者皆是（可惜沒有看到身兼四職的例子）——遑論四種專家的職能、傳承不是壁壘分明，他又會根據自己學習經歷、家族祖先降授及生計，出現極具個人化的特質優勢。類似情形相當尋常，因為在台灣我們也常看到道士下了壇，換上法師裝束為信眾驅邪。此情境精采之處在於儀式專家的身分認同與轉換意識，將多語言、儀式傳統及服裝，自在穿梭在多個儀式類型之間。書中「還雛願」尤是一個極鮮活的例子，過程中各步驟須由不同身分者分別完成：客老師「洗屋（驅邪、淨化家屋）」、苗老師負責敬祖，仙娘判定有行儀式需要及決定日期。乍看是常見的大型儀式分工，然以不同身分所行各環節背後，蘊藏著決定苗—漢文化傳統、當地人家族祖先觀念運作，各元素強調重要性的消長。

設問與概念

本書開宗明義提示了四個問題：1. 非漢儀式傳統與制度性宗教互動背後的歷史變遷 2. 此過程凸顯了哪些性別與民族特質 3. 湘西與西南其他地區的比較

4. 這些現象將如何幫助了解當代中國；不同章節各別以材料引導讀者思考。

四類型儀式專家都有悠遠流長的傳承歷史，呈現不遜於彼此的勢頭。固然當地的道教傳統悠遠，可以上溯到唐宋時期，但也有可能地方專家在家族傳統上先學了巴代雄（苗）才學了道士或巴代扎（客）。如某位儀式專家是第32代巴代雄、11代巴代扎、18代正一道士，師徒傳承的代間年齡較不易推估，數字上明顯的段差是否也能夠回應作者對互動變遷的提問，特別是關於學習的先後，外來信仰如何被接受及需要，當能有啟發。

道士的職能在湘西也經歷轉變，如可能是受到近代中國反迷信與毀壞廟宇、當地不以廟宇為中心（temple-centric）進行宗教活動，苗區大廟、廟會活動中道士越來越不重要，道士目前以提供喪葬儀式的服務為主，而當地個人或家庭的驅邪、治病法事，一向由巴代雄、巴代扎來負責，似乎道士的角色職能變得空洞，這是否為新趨勢，表示道教在苗區自上世紀以來呈現遞減漸衰的狀況，（將）越來越不重要，或正經歷著轉型。

固然我們已經清楚儀式專家們在複雜的習得過程，取得跨傳統能力，然在許多相似研究中，特別在被視作道教之下，傳統研究者看到的經典、神譜、神祇，實際上卻是似熟悉實陌生的。常見如似是（而非）的神祇全稱、咒及頌，不明脈絡剪貼、佛道混合（特別在關鍵處被置換者）的經典科本，若缺乏妥善、系統地理解，勢必無法開展道教研究的文字傳統優勢。近年對地方道壇、傳統做編輯研究，將訪談綜述附以大量經書手本的出版形式大量問世，湘西也不例外，實際上如何有效、有系統地被理解使用，還需要更多嘗試。

四類專家不見得有共同承續，從書中豐富交錯層疊的例子，我不禁揣測共同在一地長久互動，或許有某些實踐或觀念已經既成共享。比如在傳統上對苗老師講究的「十四功」（畫、雕、扎、剪、寫、吹、打、舞、誦、唱、自然、超自然、慈善、醫藥；另一處則提到四功：唱、舞、吹、剪），是為了儀式完美呈現，是以專家所必須要專精的各個項目。在很多地方，道士訓練裡都有類似的技能要求，比如川西民間道士強調的「五皮齊」（吹、打、唱、念、扯、寫、做；能精通五樣以上者），雖然側重看來不同，在技能分類有明顯的相似，這可能在養成的過程，特別是更早以來的交流，就已經在

實踐上被採納了。

雖然從傳統與儀式中看到，苗老師是負責祖先、守護神，有時是關於神判的儀式，著苗服、說苗語、無用文字全憑記憶口說，然而書中也提到一個很微妙的反差，或為了表現文化認同、奪回主導權，不少有文化的苗老師整理出版科本，撰寫自己與家鄉的故事——當然主要是以漢字來發表，這應該是個很新的「轉譯」過程；另外，取得國家核發的「道士證」、曾經或還在擔任公職及對各種儀式專家是否有不同考量或優勢，值得留意。

延續與展望

傳統人類學訓練常從「禮失而求諸野」說起，然而事實也可能是被「殖民」的對象並不這麼地衰弱、被動。本書展示了如何在多元脈絡下，良好利用歷史學與民族誌的優勢，合鑄為成功的全面性研究。其間脈絡錯綜有致，建構得相當立體，不斷提醒道與苗的關係才不是彼／此在此／彼中這麼簡單，讀者才能在被豐富資料苦苦追趕之下，仍樂在其中。

在此有幾個比較瑣碎的小提問，如供齋、吃素在湘西宗教活動中的意義與角色，看到如巴代扎行許／還願時可能吃素、祭公安神時供素齋，仙娘在跳長生時要供素齋，跳香時以素食同時祭拜道教、地方神靈，這些例子間是否有共通的信仰脈絡，或素食在當地的重要性。作者在指稱湘西各種宗教空間——佛道教的宮觀寺廟、有名無名的壇，甚至仙娘的場所，概用以sacred sites稱之，看似個巧妙泛通的稱謂，指涉上不知道是否另有深意。

就整體分析來說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也是大多數宗教研究者的痛腳，我們雖然體會到儀式音樂的重要性，卻問於妥善記錄、分析之。特別是在湘西，儀式專家們強調唱功，大量唱詞依靠背誦，還有豐富的方言和歌謠，則更須說明音樂、樂器如何幫助儀式過程記憶或建立，展現儀式特殊性。

本書研究除了以「跨雜糅性」的精細手法，層層檢視盤根錯節的湘西，也如結尾說到，當面對covid-19這樣阻絕停滯的危機，或中國田野趨於嚴峻的現況，本文的作法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好的解方，容許我們在不易長期親近田野時，保持研究活力。

參考書目

科大衛

- 2004 告別華南研究，學步與超越。刊於華南研究會論文集，華南研究會編輯委員會編，頁9-30。香港：文化創造社。

張子偉、張子元

- 2000 湖南省花垣縣排碧鄉黃巖村苗族的椎牛祭。台北：施合鄭基金會。

張子偉、石壽貴等編著

- 2008 湖南省花垣縣團結鎮岩壩塘村董馬庫鄉大洞沖村：苗族道場科儀本彙編。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

張澤洪

- 2007 文化傳播視野下的信仰與儀式——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道教關係為例。宗教學研究2007(4)：150-157。

康豹

- 2020 苗漢之間——湘西道教與儀式專家傳統初探。刊於道教與地方宗教：典範的重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，柯若樸等編，頁217-268，台北：漢學研究中心。

謝曉輝

- 2020 從西南邊緣看中國社會的整合：問題意識、研究範式的梳理與述評。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12(6)：66-74。